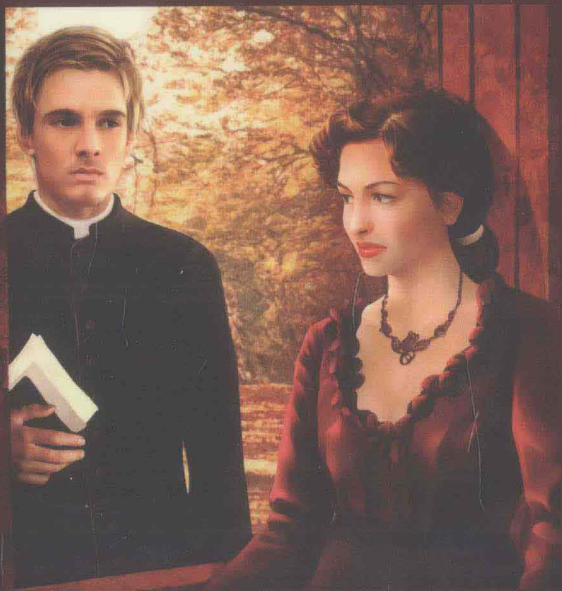


世 / 界 / 文 / 学 / 名 / 著 / 典 / 藏

◆ 全 译 本 ◆

纪德作品选

[法国] 安德烈·纪德 / 著 郑永慧 钱治安 / 译



Selected Works of André Gide

长江文艺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

Selected Works of André Gide

纪德作品选



[法国]安德烈·纪德 著

郑永慧 钱治安 译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纪德作品选/(法国)安德烈·纪德著;郑永慧、钱治安译.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8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黄禄善主编)

ISBN 978-7-5354-3777-8

I.纪…

II.①安…②郑…③钱…

III.长篇小说-作品集-法国-现代

IV.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07544 号

策 划:海豚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027-87296661 027-87296665)

责任编辑:张远林 金泽龙

装帧设计:陈必琴

责任印制:左 怡 甘 璐

封面绘画:杜 娟

插图绘画:贾培生

排版制作:陈 玲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9-10 层)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委托发行电话:027-87677282 传真:027-87677299)

<http://www.cjlap.com>

E-mail: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恒美印务(广州)有限公司

开本:889×1194 1/32

印张:8.625 插图:5

版次: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60 千字

印数:1-10000 册

定价:19.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27-68754624)

常年法律顾问:湖北立丰律师事务所 王清博士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A Treasury of the World's Classics

名家导读

法国作家纪德 (André Gide, 1869-1951) 生于巴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原籍南方, 是法学教授; 母亲娘家是诺曼底的官吏。这个家庭, 宗教气氛十分浓厚, 母亲尤其虔诚。11 岁时, 父亲去世了, 纪德随母亲回娘家, 长期住到女人圈里。他少年时期体弱多病, 基本上靠家庭教师来家完成学业。母亲给予他清教徒式的教育, 使他形成了内向的性格、自省的习惯和复杂的心理。那时纪德的主要消遣, 是躲在外公的书房里博览群书, 他阅读了大量文学、宗教、哲学、历史著作。这对纪德至少导致了两个结果: 一是使他越来越喜爱文学, 并萌发了创作的冲动; 二是爱情的早熟。他十几岁时就迷上了表姐玛德莱娜, 尽管母亲反对, 纪德却一往情深。1895 年他同表姐结婚, 但婚后感情不合又离婚。1893-1895 年, 他两次游历北非, 身心发生巨大变化。英国作家王尔德等人玩世不恭的生活态度对他影响很大, 从此他告别清教徒式的禁欲生活。

他 20 岁时结识著名诗人瓦莱里, 成为至交; 90 年代参加马

拉美等象征主义诗人的聚会，并写作论文、诗歌与幻想小说，这些早期作品显露出象征主义对他的影响。1908-1909年，纪德主持创办《新法兰西评论》杂志（该杂志几年后还创建了举世闻名的法国加利马尔出版社），对后世法国文学界产生巨大影响，在评论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925年的赤道非洲之行是纪德人生的又一转折，此后发表的作品引起公众对殖民剥削的关注。纪德一生思想多元，他曾参加反法西斯运动并宣称信仰共产主义；访苏回来却又著文否定了苏联的社会现实。纪德一生著述丰富，主要有散文诗《地上的粮食》（1897）、冲击道德的记述体小说《藐视道德的人》（1902）、日记体小说《窄门》（1909）、滑稽讽刺作品《梵蒂冈的地窖》（1914）、日记体小说《田园交响曲》（1919）、前无古人的结构革新小说《伪币制造者》（1926）。此后，在戏剧、游记、日记和书信方面，还发表了大量著述。二次大战期间，他埋头古典文学研究。1947年，为表彰他的“内容广博和艺术意味深长的作品——这些作品以对真理的大无畏的热爱和敏锐的心理洞察力，表现了人类的问题与处境”，纪德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

法国20世纪作家里，若论哪一位最独特、最重要、最喜颠覆、最受争议，从而也最难以捉摸，几乎可以肯定非纪德莫属。纪德的生平及其作品所构成的世界，就是一座现代迷宫。西方文化进入现代的一个标志，恰如尼采所说：上帝死了。纪德认为，上帝死了，人还活着，人进入了上帝腾出的位置。这种获得完全自由的人，虽然不是全能，却可通过“全欲”达到上帝全能的高度，这样才无愧于争来的自由。因此，人必须不惜一切，全面把握各种各样的生活真实，体验各种各样的生存形态，自由享用人间的所有食粮。多样性是人类的固有天性。人摆脱了上帝，要做真实的自我，选择的生存方式就有了无限可能。纪德感到他“自身有千百种可能，总不甘心只能实现一种”，于是得出这种结论：不应该选定一种而丧失其余的一切可能，要时刻迎候内心的任何欲念，抓住生活的所有机遇。这种生活的复杂，同他内心的复杂

一拍即合：“复杂性，我根本不去追寻，它就在我的内心。”正是这种内心的复杂所决定，纪德面对多样的生活无须选择，从心而为，尽可去试。纪德的复杂正是他不受任何束缚的表现。不过话虽如此，他的本意却并非叫人为非作歹，而是要尽力去探索生活的不同层面。纪德修正了“我思故我在”这一著名哲学命题，代之以“我感故我在”，把直接感受事物的人生姿态，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并且实践到文学创作中。他将各种各样的感觉，视觉的、听觉的、嗅觉的、味觉的、触觉的，全部汇总起来，如他所说：“这就是生命。”纪德在人生探索、文学创新两方面，都是给后世留下最多启示的作家。

纪德式的全欲，意味着全方位地体验人生，全方位地思考探索，意味着不专于一种欲望，不忠于一种生存形态，不定于一种自我形象。与这种全欲的生活态度相呼应，他的文学创作也不选定一个方向，而要同时往各个方向展开，以维护完全的创作空间。全方位的生活姿态，多方向的创作空间，就这样形成了互动的关系。纪德属于不断嬗变，否则就不能发展的类型。他不肯走老路。创作就是创作，不走别人的老路，也不走自己的老路。始终处于警觉的状态，唯恐稍有疏忽走上老路；不写别人已写或者能写的作品。背离，和随即对背离本身的质疑，使情况出现了非常有意思的局面：纪德的很多作品，往往是作为自己某一作品的“对立面”而产生；即使在同一作品中，也常常出现元素之间互相对立的情况。前者使其全部作品在内力上或递进，或背离；后者无疑使他的创作理念，甚至为后来的新小说派铺设了道路。因此他的每部新作，都与世上已有的作品，与他此前的作品迥然不同。道德观念和审美观念的冲突俯拾皆是。他的一些作品甚至模糊了体裁的界线，究竟是随笔、小说、纪事、散文诗，还是别的什么，连批评家都无从分类。纪德的为人和为文，就是如此多变，他不断变换方向，从一面跳到另一面，甚至做出惊世骇俗之举。批评家无法给纪德的创作理念写评语，下结论；不过可以公认的是，他的作品思想深邃细腻，心理挖掘入微，文笔清丽精

湛，语言和谐温婉，具有古典美感。纪德始终是广大读者喜爱的现代作家。

为了充分把握人生的全部真实，纪德尝试进入各种生存状态；实在不能身体力行的，就由作品人物去延伸，把作者所能有的欲望推向极致。因此他笔下的男女老少，无论哪一个，都是一种欲望的演绎、一个心灵的影子、一名纪德的替身。《梵蒂冈的地窖》(Les Caves du Vatican)以讽刺的笔法叙述了一则真实的社会新闻：19世纪末，传说教皇被一帮歹徒绑架，有人冒充教皇登上了宝座，真正的教皇却被关进了梵蒂冈的地窖。一些骗子以营救教皇为借口，乘机骗取钱财。作品情节多维交织，人物繁多。其中，虔诚的中老年教徒阿梅代，具有英雄所有的尊严、理想和崇高目标，为了参与解救被囚的教皇，他有过一连串不平凡的历险，他象征着可笑的英雄主义。在意大利的一列夜行火车上，他与拉夫卡迪奥同一包厢。小伙子拉夫卡迪奥是贵族私生子，总是让机会决定行动，他体现了纪德个人主义的反逻辑观点。小伙子的个性不受制于传统行为规范，象征着一种生活态度。曾经无动机救过人的他，为了表现绝对自由，竟然也是无动机地，把素不相识的阿梅代推下急行的列车摔死，成了“无动机行为”的典型。无动机行为没有前因，却有后果。拉夫卡迪奥意识到自己的罪行，深感懊悔。他的命运尚在未定之中，纪德也未表明态度，但是这部作品由于讽刺了宗教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梵蒂冈的地窖》，纪德前后酝酿了二十年，充分表现了作者对传统小说的叛逆。超现实主义作家无不为之心醉神迷。“无动机行为”的说法不胫而走，挑战了上帝权威和社会秩序。其理论可以追溯到尼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是后世读者文人津津乐道的话题。

《田园交响曲》的故事情节令人难忘：也是19世纪末，瑞士汝拉山区一位新教牧师收养了一个残疾女孩。这个十来岁的盲女，因生来无人同她说话还是个哑巴。牧师和妻子共同抚养瑞特吕德，并由牧师对这个混沌未开的盲女实施文化启蒙。牧师遵照

宗教教义行事，关心她，开化她，教她说话。特殊教育遇到特殊难题，最大的难题莫过于给先天盲人解释颜色之间的差别。于是牧师带她进城，去听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不同乐器奏出不同声音，牧师以此来解释颜色；还使她得知世界的缤纷美丽。纯洁的盲女觉得世间的一切全都是真善美。她的心智得以开发之后，容貌气质上的美也渐渐显露出来。她的心灵因为受到牧师的启迪，渐渐开出鲜艳圣洁的花朵。这时，牧师的儿子雅克发现了这种美，也加入辅导盲女的行列。盲女感到自己的心灵爱上了牧师，便热烈直接地表白。牧师对她的情感也起着微妙而剧烈的变化，他不让儿子接近瑞特吕德。牧师的妻子为此十分伤心。盲女就这样盲目地、幼稚地幸福着。后来盲女被送进洛桑的医院治疗眼疾，经过手术得见光明。她亲眼目睹了周围几人的微妙关系，发现小伙子雅克才是自己的真爱。她亲眼目睹了父子夫妻的痛苦，看清家庭失和是自己无意造成。她亲眼目睹了人世的另一面：邪恶和败坏、不幸和悲伤。瑞特吕德假装失足落水，试图自杀；虽然没有当即死去，却因落水受凉而陷入重病，在烦躁与谵妄之中离开人世。小说的悲惨结局，表达了作者的宗教观点，同时也是对自欺欺人的讽刺。最后关于小说标题，译者觉得还是有必要提示：国外有评论特别指出，法语原作书名 *La Symphonie Pastorale*（英语 *The Pastoral Symphony*）里的形容词，既有田园的意思，也有牧人的、牧师的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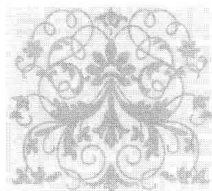
武汉大学外国文学教授

钱治安

2008年7月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

Selected works of André Gide



目录

梵蒂冈的地窖 1

田园交响曲 205



世 / 界 / 文 / 学 / 名 / 著 / 典 / 藏

Selected works of André Gide

梵蒂冈的地窖

献给雅克·科波^①

郑永慧 译



① 法国作家兼演员(1879—1949)。曾与纪德合办《新法兰西评论》。

第一卷

昂蒂姆·阿尔芒-杜布瓦

“至于我，我已经选好了。我选的是社会无神论。十五年来，我已经在一系列的文章里阐述了这种无神论……”

——乔治·帕朗特
《法兰西信使》哲学专栏
(1912年12月)

1890年，在教皇莱昂十三世的治下，各类风湿症专家X……医生声名鹊起，吸引了共济会会员昂蒂姆·阿尔芒-杜布瓦到罗马来求治。

他的连襟朱里斯·德·巴拉利乌惊叫道：“怎么？您到罗马去医治您的身体！但愿您到了那边，能够认识到您的灵魂患病更深！”

阿尔芒-杜布瓦用可怜巴巴的声调回答：

“可怜的朋友，请瞧瞧我的肩头。”

宽厚的巴拉利乌不由自主地抬起眼睛去瞧襟兄的肩头：那肩头一耸一耸不停地动着，仿佛抑制不住、正在哈哈大笑一

样；眼看着这个半瘫痪的庞大身躯把剩下能活动的肌肉去做这样的滑稽动作，也真够可怜的。算了吧！他们已经作出了决定，巴拉利乌即使嘴巴再厉害，也无法加以改变。也许时间能够使他改变？也许圣地的秘密忠告能够……朱里斯十分失望，只能说：

“昂蒂姆，您真叫我难过（肩头马上停止跳动，因为昂蒂姆很爱他的襟弟）。我希望再过三年，到了大赦年，我来找您的时候，您能够变好了！”

昂蒂姆的妻子韦罗妮卡陪同丈夫前往罗马。她的心情跟丈夫的完全不一样：她跟妹妹玛格丽特和妹夫朱里斯都是虔诚的教徒，这次到罗马作长期的居留正符合她最宝贵的愿望。她的生活十分单调而且没有什么希望，她就用日常祷告、跪拜等琐碎的敬神仪式来充实自己的生活；她不能生育子女，她就把原来要用在子女身上的全副心思都用在自己的理想上。最可惜的是她对促使昂蒂姆回到天主身边这件事没有很大的希望。很久以前她就知道了，丈夫宽大的前额上铭刻着否认天主的横纹，什么固执的事情都干得出来。弗隆神甫已经警告过她了。他说：

“夫人，最不可动摇的决定就是最坏的决定。现在您只有把希望寄托在奇迹上了。”

现在，她甚至不再伤心了。他们在罗马住下的头几天，夫妻两人就各自安排好各人的私生活：韦罗妮卡管家务和敬神，昂蒂姆搞他的科学研究。因此他们两人虽然住在一起却又截然相反，虽然互相容忍却又互相排斥。就因为这样他们两人间才能融洽一致，他们才能每人享受一半的幸福。他们各自从对方的容忍中看出对方在秘密地运用自己的美德。

他们委托代理行租赁了一套房间。如同大多数意大利住房一样，这套房间有明显的缺点，也有意想不到的好处，它占据了卢奇纳街福杰蒂宫的整个二楼，有一个漂亮的阳台，韦罗妮卡马上想到要在这里种一些蜘蛛抱蛋，在巴黎的公寓里，这

种植物很难种得好。可是要到阳台去必须经过柑桔温室，昂蒂姆一搬进来就把温室改为实验室，他们两人商量好每天从几点到几点韦罗妮卡可以从实验室走过。

韦罗妮卡毫无声息地把门推开，悄悄地走过去，眼睛盯着地面，如同一个打杂修士从乱涂在墙上的猥亵图画前面走过一样，原因是她不屑向房间里面昂蒂姆的宽阔背脊望上一眼。昂蒂姆塞满了整个安乐椅，旁边放着他的拐杖，正俯下身子在那里进行不知什么邪恶的手术。昂蒂姆这方面也假装没有听见她进来。可是等她再走出去以后，他马上很艰难地从坐椅上挪起身子，好不容易才挨到门边，咬紧嘴唇，怒气冲冲，用食指威严地一拨，砰的一声把插销插上。

再过一会儿，就是杂务工贝波从另一扇门进来接受差使的时候了。

贝波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厮，穿得破破烂烂，无父无母，没有住的地方，昂蒂姆到了罗马没有几天就注意到他。他们夫妇俩原来暂住在莱奥内港口街的一家旅馆，贝波在旅馆门前用一只装在灯芯草织成的小篓里、蜷缩在一簇草下面的蟋蟀来吸引行人注意。昂蒂姆花了六个苏买了那只昆虫，然后用他懂得的那一点意大利语勉强强地告诉孩子，他们第二天就要搬去卢奇纳街的一所公寓，他很快就想买几只老鼠。凡是地下爬的，水里游的，天上飞的，都能给他提供资料。他在进行活体试验。

贝波是天生的打杂工，他可以送来山鹰和卡皮托勒山的母狼^①。他喜欢这个职业，它能满足他到处去偷偷摸摸的爱好。工资是每天十个苏，他还得帮做家务。韦罗妮卡起初看他不顺眼，后来看见他经过屋子北角的圣母像时划十字，就原谅了他的衣衫褴褛，而且允准他把水、煤炭、木柴、蔓藤一直送

① 据传说，罗马的创建人之一罗穆卢斯王是卡皮托勒山上的母狼用奶喂大的。

到厨房；每周星期二和星期五，他们从巴黎带来的女仆卡罗丽娜家务太忙，要由韦罗妮卡亲自上菜场的时候，连菜篮子都是由贝波拎着。

贝波不喜欢韦罗妮卡，却很喜爱那位科学家，昂蒂姆为了避免步履艰难地走到院子下面去取贝波送来的试验品，特准孩子上到实验室里来。阳台有一道暗梯通向院子，可以直接从阳台进入实验室。他处在叫人难以接近的孤寂中，每听见贝波一双赤裸的小脚踏在地板上的啪啪声，他的心就跳动得快一点。可是他从不流露出来，因为无论什么都不能打乱他的工作。

孩子并没有拍那扇玻璃门，他只在上面用指甲搔了搔；由于昂蒂姆仍然伏在桌子上没有答复，孩子便向前走了四步，用他那稚嫩的声音喊了一声“PERMESSO（可以进来吗？）”顿时整个房间仿佛变成了碧空万顷。那声音简直像天使发出来的，而实际上他却是刽子手的帮凶。他把带来的口袋放在行刑桌上。他带来的是哪一种新的牺牲品呢？昂蒂姆往往由于过分专注，没有立刻打开那只布袋，他只向它迅速地一瞥，只要布袋在蠕蠕而动，那就好。不管是沟鼠、家鼠、麻雀、青蛙，对于这位莫洛克神^①来说，一切牺牲都是好的。有时贝波什么都没有带来，他仍然走进实验室，因为他知道即使他两手空空，阿尔芒—杜布瓦仍然在等待他。这时候孩子静悄悄地站在科学家身边，俯下身子去看那种可恶的试验。科学家感到孩子惊异的目光一会儿充满恐怖地盯在动物身上，一会儿又钦佩地盯在他自己身上。我真想知道这位对动物操生杀之权的假上帝会不会浸沉在自负的愉快中。

昂蒂姆·阿尔芒—杜布瓦在人身上进行实验以前，只简单地宣称，他所观察的动物的一切活动，都可归纳为“反射作用”。反射作用！这个词儿一经出现，别的词儿就再也没有人

① 古代迦南民族信奉的神。敬这位神，要用孩子来作祭品。

使用了，整整一个学派的心理学家只赞成反射作用。反射作用！这几个字突然大放光芒！非常明显，动物的器官也接受外界的刺激，正如天芥菜不由自主地把它的花转向太阳一样（这种现象很容易就可以归结为几条简单的物理和热化学的规律）。总之宇宙的和善本性可以叫人宽心。连生物的最出人意外的行动，都可以统一地认为完全是这个因素在起作用。

为了达到他的目的，为了使被制服的动物供认自己的单纯，昂蒂姆·阿尔芒—杜布瓦发明了一套十分复杂的方法。他使用了各种各样的盒子，有隔成长廊的，有装上翻板的，有布置得像迷宫似的，有分成单间而有些单间里放置食物，有些单间里什么也没有，或者只放一些引人打喷嚏的药粉；盒子的门也有各种不同的颜色和形状。这些都是魔鬼使用的工具，它们很快就在德国风行一时，而且以魔术箱的名义，帮助心理生理新学派进一步加强对宗教的怀疑。为了弄清楚是动物的哪一种官能在起作用，大脑的哪一部分在起作用，他把某些动物弄瞎，另一些弄聋，阉割它们，剥掉它们的皮，切除它们的大脑，使它们失掉你认为是必不可少的器官。为了给昂蒂姆增长学问，动物只好放弃这个器官了。

他的《关于条件反射的公报》在乌普萨拉大学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展开了一场场激烈的争论，外国的著名学者都参加了。在昂蒂姆的心中，又积集了不少新的问题。让他的同行们对他无端指责吧，他要用别的方法把他的研究推进一步，他企图把上帝的最秘密的论据也驳得体无完肤。

每一种活动都少不了要消耗精力，仅仅大体上承认精力的消耗对他来说是不够的；动物也不能仅仅通过运用肌肉或器官而消耗精力就完事。每次消耗以后，他总要问：消耗了多少？如果精疲力尽的受刑者想要恢复体力，昂蒂姆不仅不给它食物，相反，去称它的体重。他正在进行实验，有了新的因素会使下述实验大大地复杂化：每天他都要把六只不吃东西而且绑住四只脚的老鼠称一称；其中两只是全瞎的，两只是只瞎一眼的，两只是眼睛健全的；对最后两只他又用一只机动的

小风车来使其眼睛疲劳。经过五天的不喂食以后，它们各自的损耗有无共同之处呢？阿尔芒—杜布瓦每天中午在专为此而设计的小表格上，胜利地记上新的数字。

二

大赦年临近了，昂蒂姆夫妇天天等待巴拉利乌夫妇光临。那天早上收到他们当晚抵达的电报以后，昂蒂姆出门去买了一条领带。

昂蒂姆很少外出；他因为行动不便，尽可能不外出。韦罗妮卡自愿为他购置一切，还把供应商带来见他，按照他提供的样子接受定货。昂蒂姆不注意穿着，可是，虽然他要的领带很简单（只是普通的一个斜纹软绸黑结），他也想亲自选择一下。为了这次旅行他买了一件淡褐色的绸硬胸，住在这里时他经常穿戴，可是由于他习惯穿着低胸背心，硬胸就时常从背心里脱出来。玛格丽特·德·巴拉利乌看见他拿奶白色的薄绸围巾代替硬胸，如今还拿一块粗大古旧而不值钱的浮雕玉石镶在别针上，一定会认为他太不修边幅了。他很后悔没有把他在巴黎通常佩戴的那些现成的小黑领结带来，尤其是没有留下一条来做样子。现在他要买什么样子的呢？在到科尔索广场和孔多蒂街的几家衬衣店看过以前，他不能决定。那些蝴蝶结对一个五十岁的男人来说，是太放肆了；毫无疑问，最合适的就是一条笔直的领带，黑色而毫无光泽的……

午饭要一点钟才吃，昂蒂姆十二点钟已经买好领带回来，正好来得及去称他的小动物。

昂蒂姆虽然不爱打扮，但他却感到要先试试领带，然后开始工作。一面破镜子躺在地上，以前是他拿来引起反射作用的，他捡起来，把狭窄的一头靠着笼子放着，俯下身子去照。

昂蒂姆一头平顶头发，还很浓密，从前是红棕色的，现在